

诗意于山间——邢良坤陶艺馆建筑

Poetic Ceramic Xing Liangkun Museum in the Mountain

撰文 赵剑峰 大连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设计 UDS建筑师工作室

建筑地点 大连市老虎滩风景区（国家5A级）

摘要 邢良坤陶艺馆实践式地探讨了风景区新建文化建筑对环境已有秩序的再梳理，以及对场所精神重心的再确定。邢良坤陶艺馆因为所处地域环境体系的多义关系，使得建筑师需要悬置建筑自身功能，对场域特征有所回应。通过对邢良坤陶艺馆建筑的分析，探讨建筑与环境、文脉的关系，以及建筑内部空间形态和功能的空间意义。

关键词 场所精神 空间围合 空间交流

UDS建筑师工作室近期作品——邢良坤陶艺馆坐落于大连老虎滩风景区，是当代陶艺大师邢良坤的创作、展示以及生活空间。建筑与景区标志虎群雕塑通过景区道路串接联系，同时映衬于远处略平缓山体中，又没有其它建筑遮掩，建筑进而与雕塑形成纵深方向的层次关系。雕塑的现代感和整个城市的现代化气息，使建筑的风格有了很好的定位，场地构成元素的简洁性也对建筑的气质有了要求。

建筑设计在立项之初就对设计师的创作工作附加了些许“限制”。其一，因为建筑场地位于国家5A级风景区，要对上世纪80年代原有建筑拆除新建，同时需要保留原有建筑的基本技术经济指标：原有建筑决定了新建筑的边界范围，新建筑与原有建筑需要保持建筑高度的一致，目的是维系场地的原有空间秩序。这就要求建筑师对建筑设计成果有更好的控制力。其二，陶艺创作和建筑创作在概念和文脉上有着一定的联系和交流，存在着诸多共性特征，需要在设计内容中有所反馈。陶艺大师邢良坤对建筑设计给予了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建筑师需要把业主本人的意见和建议整合到设计中。

这样的约束是友善的，这样的矛盾也成为建筑存在的意义。建筑的创作正是在这种矛盾中求得创新源泉，正是它们在不断启发着建筑师完成整个创作过程。

1 静默与存在——场所精神

陶艺馆建筑作为景区未来的景观性元素，拥有相对特殊的地域特征。一侧毗邻的道路和另一侧斜倚的山体夹生出的狭长地段，使建筑师的设计选择了依循自然与人文景观和谐共生的方式，把自己的建筑谦逊地融合在自然环境里。这里建筑是为独特的场地而生的。



鸟瞰图



总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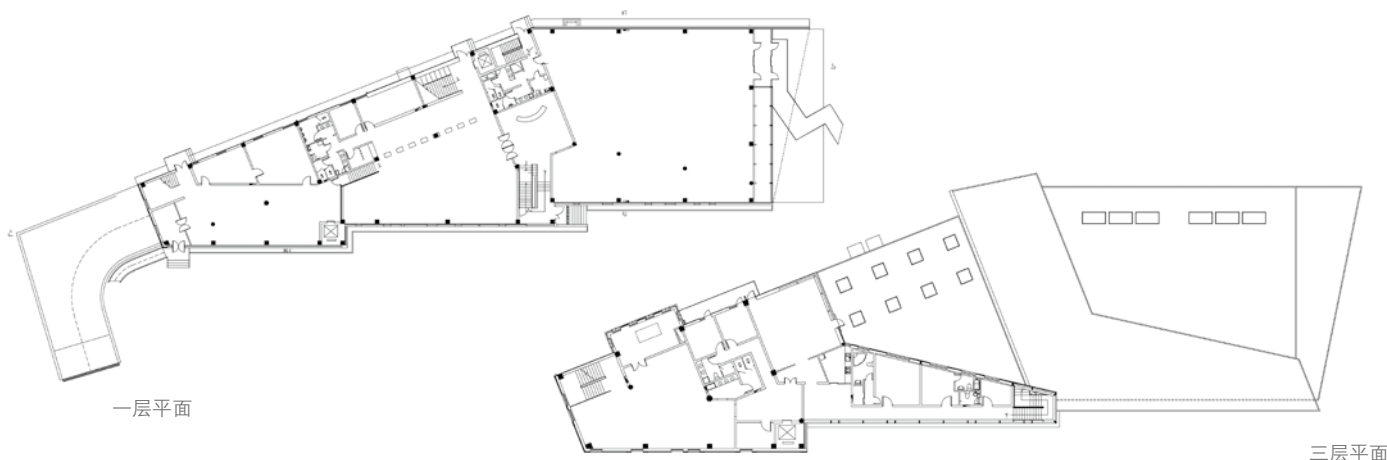
对比分析



建成后的陶艺馆



次入口局部



一层平面

三层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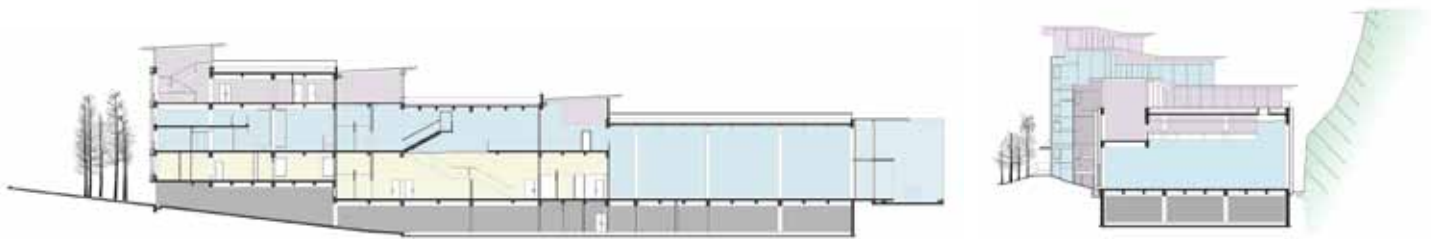
陶艺馆总建筑面积5 000m²，平面布局以地理学立场在场地风景中引入简单的几何学，反映了设计与场地结构相适应的处理手法。设计中尝试直接面对问题：地形的变化只是为建筑增加了更多的趣味性。阶梯形式的体量变化也从另一个维度上呼应着场地环境的主体特征。建筑既有如山势般的引退和渐远，又不乏如道路样的趋进与攀升。场所的前景和背景被模糊，唤起对自然的持续性感知。

建筑不突兀于山体，处于一种“静默”状态。表现出的是正在观察、聆听和如韬光养晦般的内敛与安静，是一种不受外部牵制的、内省的精神状态，这往往给人一种建筑的消融感。这种静默的消融品质，需要在以山地为地域背景、气候环境和特殊文化氛围中，缓慢地在细致、连续的思考中沉积下来。此时的山之于建筑而巍峨；此地的建筑之于山而内敛。同时建筑又呈现出一种生存状态，而不再是观景道路的“附生物”。因为顾盼于群虎雕塑的气势，呼应关系顺势而生，建筑变得鲜活生动，写意而非体积感地存在于场域环境中，同时也在这种存在感中求得与环境共生的场所精神。

这些场所精神使得建筑具备了某种与生俱来的个体品质。正如建筑师本人所说：“不想打破场地原有的肌理和层次关系，但也绝不会让建筑成为环境的客体存在”。

2 契合环境——建筑外部设计

建筑从设计过程来看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从指导性的概念开始，然后再到可被体验的细部；而另一种则刚好相反，从真正的感知环境出发，然后是对建筑亲历亲为，它不是基于统一和完形，而是感觉的聚合物。前者基于一种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的观念，强调的是建筑的社会性；而后者则更关注具体个人的细微体验。



剖面



室内模型

陶艺馆建筑在设计伊始便以生动的环境体验作为目标，作为主体的人更多的是在一系列的景物环境中运动，感官随持续的刺激变化着，不同秩序的空间连续地重组和交织，表现出多重身份，并最终形成完整的空间体验。

陶艺馆建筑主体的屋顶在透视角度是低于山际线的。虽然设计更加强调整屋顶的轻薄感和建筑自下而上的退晕关系，但也没有因为山体的庞大而被隐没，形成的是构筑物与自然山体之间的层次交叠。而且正是屋顶的轻薄质感和下部玻璃对周边景致的影射，褪淡了建筑主体的上半部分，建筑有了环境嵌入感。从平面上看，屋顶鲜明的几何造型附加给建筑一种强烈的围合关系，这种围合还依托于山体的自然等高线。

道路的出现似乎是对陶艺馆已有谦卑的“挑衅”，建筑师做出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树枝状挖补变化的清水混凝土墙体，又似传统书法的笔触，给建筑添附了几分文化内涵，加上粘聚的天然卵石镶砌，无不夹带着隐喻、类比、共鸣等设计手法的应用。因为在我们的视觉经验中没有经历过，厚重的墙体表皮样态给人奇怪的感觉。但这样设计是要建筑回应它所处的环境，创造出让人极端意外的体验。这是文化建筑的厚重诠释，也是建筑内部功能与外部形式关系的逻辑映射。

陶艺馆的入口设计相比多义的墙体更显简洁和流畅。通过嵌套的两个折板框构，斜置的通高玻璃墙面以及适宽的门前区水池设计，在相对“单调”的几何化构筑中强调出建筑有序的进入功能。正是这种简洁，形成观赏距离远近变化的不同功能意义：远观的混凝土折板变化，是入口的线性轮廓；近距离大玻璃墙面的通透性，又消解了建筑室内外的间隔，消释了建筑外围护的排斥感和拒绝性。这正是建筑师“远可观山，近可赏展”的陶艺馆设计追求。

3 环境的自然渗入——建筑内部空间设计

陶艺馆建筑内部空间设计运用了传统建筑的“院落”逻辑，在建筑的外部形态设计中也有所体现。三个递进式空间所传达的是对艺术品的品鉴和深入了解的思维过程。虽然没有明晰形式上的进深层次关系，但是通过陈列厅面积由大到小，陈列品展示由粗到精的浸渐变化，形成对陶艺艺术家设计思维发展演变的理解。这种序列空间有别于寻常的展示建筑内部空间变化，空间的同一性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空间错落的高度变化和多样的围合关系。同时将休憩和辅助空间夹杂在流线中，完善了空间功能。



院落喻意屋顶平台



海卵石肌理细部



清水混凝土墙面细部

在空间的围合方式上，建筑师没有采取实体-空间的围合方式，而是选择空间-空间的围合处理。围合界面的空间本身具有功能意义，包括连廊、楼梯、茶室等，但相对于所围合的空间，自身的功能意义被淡化了。围合空间与被围合空间存在交互关系，是一种交错和并置。如果说传统的内部空间还是在依据功能进行着水平或竖向的空间游戏，那这里已经将空间功能转换升华为空间交流。更可贵的是，建筑师不是在虚构以使建筑内部空间存在这样的变化，而是将功能、环境、文脉等多因素进行了综合的协调与整合。

由于陶艺馆需要考虑艺术家的生活起居，公共与私密空间的分割与转换、隐藏与暴露变得更有趣味性。在生活起居部分，建筑师没有让私密性变成封闭性，通过开敞的屋顶花园，将私密生活空间“开放”了，这种开放又通过屋顶的叠置变得相对独立。而且，屋顶庭院的独立性依赖于一种变异的围合，是山体、屋顶与建筑外墙等元素实与虚的围合。

在对UDS建筑师的寻访交谈中，发现了建筑师对于陶艺馆形态、功能以及地域性等问题有着更多的创作思考，形式的外在表现不过是建筑师对创作细致权衡的结果。诸如艺术家生活用房的设计构思，内部空间的宽连廊，甚至细小到墙体和屋顶的材质、铺贴、分割方式以及色彩关系的选择等，无不显现出建筑师创作的状态。虽然建筑规模不大，但通过建筑师缜密的创作演绎，最终将这座陶艺馆建筑如诗般写意于山间。



崔岩

UDS建筑师工作室简介

UDS建筑师工作室是由大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岩于2005年组织院内17位有原创理想的建筑师共同组成的设计团队。工作室以市场化运作为机制，同时以中外合作工程的方式借鉴国外设计公司的成功经营管理模式，业务范围涉及酒店、商业、文教、医疗等领域，5年来逐渐演练成一支有专业化类型建筑设计经验的团队。曾获奖的代表作品有：金石滩影视艺术中心、辽宁友谊国际会议中心、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中学、邢良坤陶艺馆、大连大学文理学院、北方金融中心等。